

現代戲劇叢書

燕市風沙錄

張道藩 主編
王夢鷗 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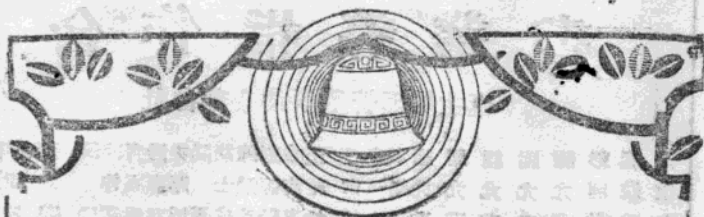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戲劇叢書

燕市風沙錄

張道藩 主編
王夢鷗 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渝初版

燕市風沙錄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郵費)

主編者 張道藩

編著者 王夢鷗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羣
校
整

(1789)

願一書。

現代文藝叢書總序

文藝叢書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不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詔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學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，孔子居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仿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卽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故事大意

距今六百六十餘年——其時，正是宋末元初。

一個炎熱的夏天。江干小旅店裏，住着兩個旅客——一老一少，他們的行蹤很是詭祕。

傍晚，江上颳起大風，一直颳至夜裏不停。這一夜，元兵在江岸邊，忽然宣布戒嚴，盤查小旅店，不准寄宿陌生人。但，這時，店里卻又來了兩個青年書生，他們攜着一篇文章，要借這店壁上張貼。這篇文章，是生祭宋朝丞相文天祥的。

原來，文天祥自從五坡嶺兵敗被執，上個月由廣州起解，此時正要經過這條江上。先來的一老一少，是兩個義士，他們偷偷地跟隨着文天祥的囚船，結合江湖好漢，預備在此地劫他脫逃。重來恢復宋朝的天下。但，元兵也打聽到了這消息，就一路上特別警戒。

於是，義士們與元兵，暗暗地各自布置好了，祇等着文天祥的囚船來到，一面就開始劫奪，一面就開始防衛戰，眼看一場廝殺立刻要爆發了。

數小時後，文天祥的囚船到了；趁着夜風，江流迅疾，囚船沒有停留，就順水順風地駛着過去。元兵們捏着一把冷汗，慶幸一夜沒事；而義士們，則大失所望，凝視着江上的風聲水響，看看又斷送了一個大好機會。

然而，他們並不因此灰心。那老者叫做張千載，年輕的名爲羅公升。他們便背起包袱，仍然一路暗隨囚車北上，直抵燕京。文天祥被元人拘禁在燕京四載，他們倆就陪伴着在燕京四年：一邊爲他調料日常生活，一邊又爲他聯絡大江南北的義士，策畫着復國運動。

文天祥被捕到燕京，大受元人的歡迎。只要他肯答應投降，立刻就可以享盡功名富貴。但是他不一！他寧可受着牢獄中極慘酷的生活磨折，不肯投降。在元人預備長期地脅迫感化他的四年中，他只靜靜地坐在污濁的囚室裏跟詩人、音樂家、一些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互相慰藉，把肉體上的痛苦，置之度外；將全付精神寄託在天涯海角許多正在進行着復國運動的人們身上。

四年，多悠久的歲月啊！他的一般老同事，當時都已經屈服投降，做了元朝的大官。這些降官，爲着特殊的原因，他們覺得必須文天祥同流合污，因此就安排下龐大的誘降計畫，用實利、虛榮、理智、感情種種方法，步步迫緊，力促文天祥投降。他們先以元朝的官爵來啗他，他不服，拿朋友的義氣，纏他，他不動；又用舊君臣的情誼，壓他，他痛哭流涕而不顧身事二君。時間最會消磨人們的意志的，過了兩三年，他們又用夫婦、兄弟、父子的感情來激盪他的感情，他是感動了，但，仍是不肯屈服。

這些老同事所採取誘降的方法與步驟，都是極切實而有力的。因爲他們揣測到文天祥最講究三綱五常四維八德，不是浮名俗利可以打動的，所以就處處利用這些道德觀念，把文天祥慢慢地引到穀中，叫他戀生惡死，然後就會軟化而就範了。然而，文天祥始終本着

正義、良知，知道亡國之後，在敵人的勢力下，講忠講孝講仁義講道德，祇是些奴才的仁義道德，而不是正當的仁義道德。因此，他咬定國家不能復興，就寧可身首被戮，而不能違反正義，做個假忠假孝的奴才，以淆亂天地之正氣。他爲着支持這點正氣，所以經過了悠久的四年，經過了無數的「生的誘惑」，而終於不屈不撓。元主由愛慕他的氣節而進至嫌忌他的剛強，乃於一個寒冷的冬日，把他害了。他殉節之日，風沙昏晦，人人爲之墮淚，天地爲之低昂。

雖然，文天祥已成爲歷史上的大人物。但是他的這股民族正氣，同時轟動了全中國的人心。當張千載背着他的顛骨南歸的時候，沿途民衆都望着環列跪拜，因此，觸怒了駐防當地的元兵，他們立遣大隊前來彈壓。但人情洶湧，熱血沸騰，民衆不能再忍受亡國的痛苦，於是兩下里發生衝突，立刻掀起了換時代的颶風，由許多英雄們領導着，奮鬥幾年，結果，「明朝」就代表着中國復興。

登壇人

登場人物

店主 五十餘歲。

牌子頭 三四十歲。

張千載 五十歲左右，文天祥之舊友。

王炎午 二十七八歲，太學生。

劉堯舉 二十六七歲，名士。

羅公升 二十五六歲，當過縣尉，文天祥舊部羅開禮之後人。

劉牢子 四十餘歲。

汪水雲 三十餘歲，宋朝的內庭供奉，爲人寡默有禮，能詩善琴。

文天祥 四十餘歲。

魏千戶 四十歲左右，燕京千戶所的主人。文天祥拘禁其處。

王昭儀 宋宮人，曾在汪水雲處學琴。能詩。三十歲左右。後爲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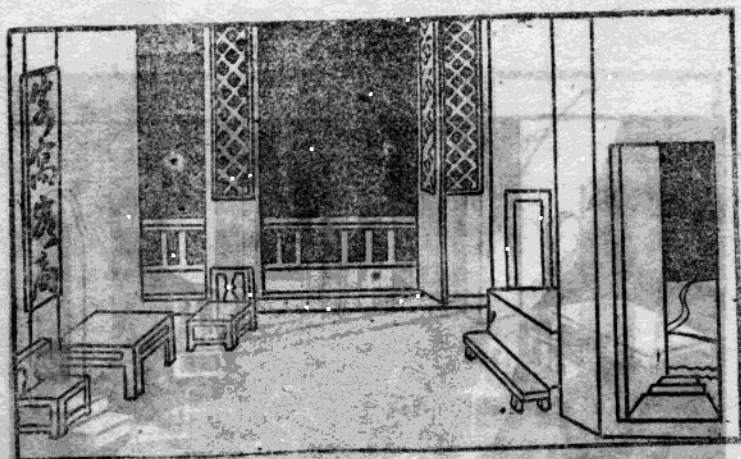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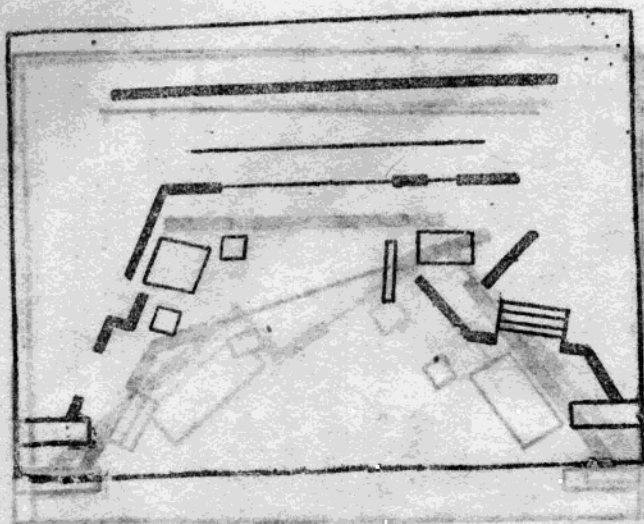
王積翁 四十餘歲。降元後，間置在燕京。

留夢炎 六十多歲，與王積翁同是降官。但他原是宋室重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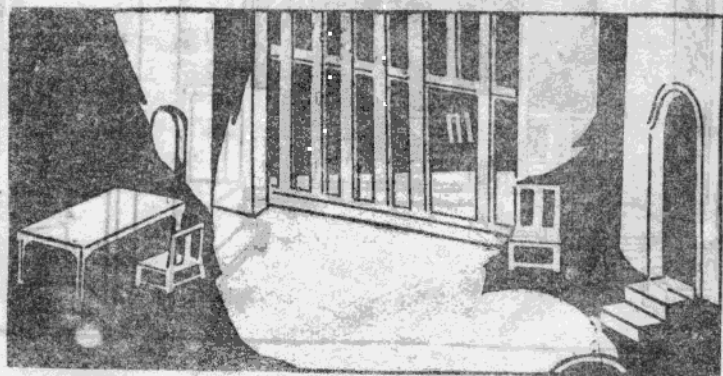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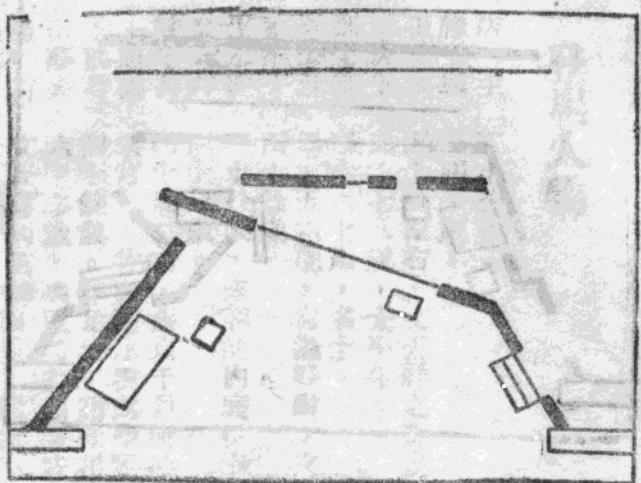
綠荷 文天祥的舊婢。

孫夫人 文天祥的妹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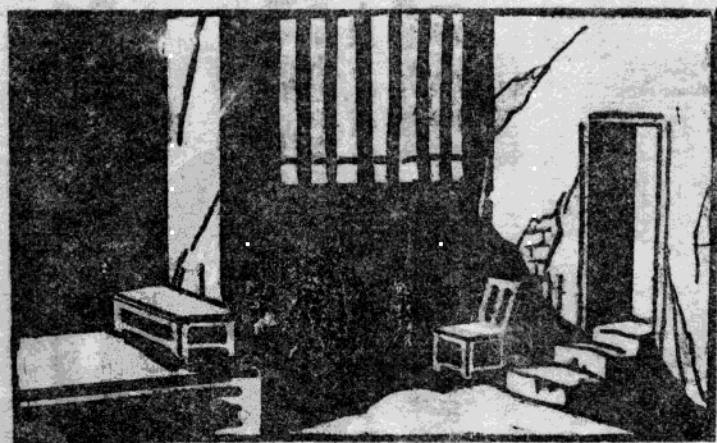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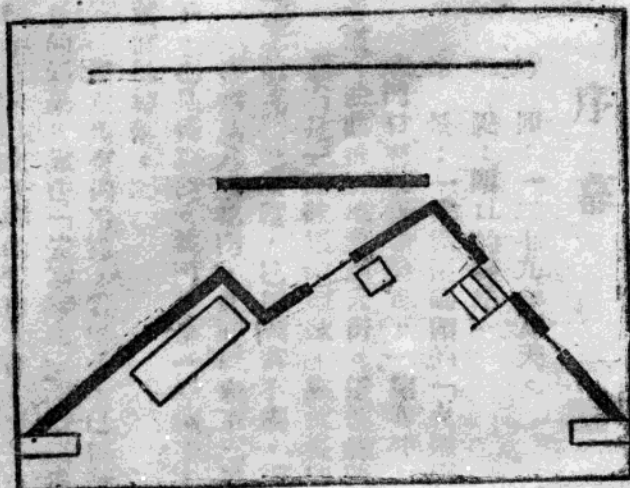
元兵，跟班，民衆……



圖計設面臺舞樂尾幕序



第一幕舞臺面設計圖



圖計設面臺舞幕三二第

目次

故事大意

登場人物表

舞台面設計圖

序 幕：一二七九年夏天，在臨江驛。

第一幕：同年冬天，在燕京兵馬司。

第二幕：後二年，在燕京。

第三幕：

第一場 後一年冬，在燕京。

第二場 翌晨，在原地。

尾 聲：數月後，在臨江驛。

附 記

史料雜錄

序 幕

時間：一二七九年夏天。

地點：臨江的驛站。

布景：一家靠住碼頭の「火爐店」。

店門口有幾級臺階走下一塊空坪，空坪的一邊又有幾十級臺階通至江邊，另一邊則是巷道，曲曲折折地通到大街。這個店門是開在舞臺的左邊。

臺右是一面破損的牆壁，靠近臺前有個門，通入後面的客房。牆壁的木柱上，懸着一塊「安寓客商」的漆匾，已經剝落不堪。稍後，又有個小門，栓着柵欄，裏面大概是個馬廐。臺後是八扇花門，此時祇剩下三扇。門上黏着污損的字畫，由破裂口裏，露出的花格子，也是殘缺的。花門外是一段欄干，下臨大江，由這裡可以飽覽江上的風帆沙鳥和隔岸蕭條的墟落。

屋左角有個冷竈，看樣子，已經斷火幾年了。竈邊有個大廚櫃，可以想像這火爐店當日的繁榮。靠住「安寓客商」漆匾這邊，放一張方桌，桌上有香爐燭臺，正對着壁上的一幅字——是文天祥的飛白大書。桌子左右，擺着兩張太師椅，另外一個長板凳是放在冷竈那邊。

這屋子的四面牆腳下，長着斑駁的霉苔，屋角落，結滿了層層密密的蜘蛛網，網着許多灰塵。

幕開時，正是黃昏時候。欄干上透進黯淡的天空，江上風聲甚緊，停泊在江岸邊的許多船桅，被吹得索索作響。臺上十分幽暗，可以望見隔岸的幾點燈光，鬼火似的浮沉在風聲裏，若隱若現。

半晌——店門外有人敲門。敲門聲又重又急，但，敲一陣又停住。

右邊門裏有人應聲而出。出來的人，手裏捏着一星「火種」，跨出一步又轉身，對裏面的人說——

張先生，您等一等——

（接着門外又是一陣打門聲。這個人慌忙地搖閃着手裏的火種，急步摸索至方桌前，一面向着門口揚聲——）

誰？（連忙吹火種）

（火種在臺上一閃光，又被花門外刮進的風吹滅）。

（店門外，沒有說話，只回答一陣重重的擂門聲）。

來啦！（連連吹火不燃，着急）唉！（聽着手裏的火種沒奈何）

（打門聲雷一般地又響了一陣，分明不止一個人在店外）

啊——誰呀？（又慌忙地吹火——火一閃光，點着了油燈，但，剛一拿動，燈光又

滅了。

(門外另一個人，用腳抵着門——)

門外 (粗暴地) 開門！(礮的一腳踢在門上)

人 來啦，來啦！(吹火燃燈)燈總得點上啊！(手掩護着燈光向門走)

門外 媽的，你關着門幹麼？(礮地又一腳踢在門上，又凶惡地)開！

(拿燈的人是五十多歲的老店家，鬚髮蒼白，在幽黯的燈光下，越顯得衰老可憐。他聽着門外凶暴的聲音，有點膽怯，反而不敢開門，只臉貼着門上問——)

店 您——您是我誰？

門外 (重濁地) 找你！

店 哦！找我——(覺得門外的聲音太驕生)嗯，請問您——您是哪一位呀？

(冷不防，回答進來的是一響極重的撞門聲——店家駭了一跳，手裏的燈又滅了)。

店 噲！燈——燈又滅了。請您等一等，等一等——(連忙吹火)

門外 忘八旦！(暫時默住，只聽見門外刀劍的聲音)

(店家燃上燈，把牠掛在背着風的壁上，又走至店門邊上，但不敢立即開門，祇恭而

敬地站着對門說話——)

店 您是來歇店的不是？您要是來歇店的話……

(門外的人大怒，又是一腳踢在門上，同時——)